

新 星 武 侠 系 列

蝶衣变

松柏生 著

下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容提要

孤儿麻帆乃当朝皇帝的私生子，四处流浪，在异人蛇王的调教下，练得绝世武功，并在无意中得到异宝——铁线蛇，同时也获得了朱晓燕，徐荷月等六位江湖美女的青睐，纷纷投入其怀抱。并在她们的协助下铲除了江湖上专门采吸男人精髓的邪恶淫荡的封家堡，又与皇帝父子相认，带兵打败敌寇，并被封为镇南公，最后夫妻归隐西湖，过着舒适、恬静的生活。

本书情节结构紧凑，人物幽默可爱，其中主人公麻帆与六位美女的爱情更是缠绵悱恻，令人看之动心，欲罢不能，会给你留下新颖刺激而又独特的感觉。

目

录

- | | | |
|-----|---------------|-------|
| 第一章 | 塞外春光无限炒 | (1) |
| 第二章 | 女蚌阴功威力强 | (27) |
| 第三章 | 淫夫荡妇配成对 | (56) |
| 第四章 | 国色生香俏佳人 | (88) |
| 第五章 | 孝女献身报亲仇 | (113) |
| 第六章 | 巨梟夜夜春宵乐 | (148) |
| 第七章 | 淫女扮猪吃老虎 | (174) |
| 第八章 | 荡妇盗功又盗人 | (199) |
| 第九章 | 为财为名赌性命 | (226) |

目 录

- | | | |
|------|---------------|-------|
| 第十章 | 贪色嗜淫上刀山 | (251) |
| 第十一章 | 人蛇共住妙事多 | (281) |
| 第十二章 | 人间奇事蛇作媒 | (307) |
| 第十三章 | 百万雄兵镇南关 | (333) |
| 第十四章 | 纵横沙场大元帅 | (358) |
| 第十五章 | 平步青云当殿下 | (387) |
| 第十六章 | 意气风发嘎嘎叫 | (417) |
| 第十七章 | 春色无边美爽爽 | (447) |
| 第十八章 | 欲海无边早回头 | (468) |

第一章 塞外春光无限妙

皓皓天山积雪终年不化，即使今天是七月七日大热天气，天山仍然披着那片“银白外衣”矗立着。

山下五十余里外那片大草原，却是绿意盎然。

时值黄昏时分，中原之男女皆打扮准备“鹊桥会”啦！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何况今天是朱郎会后女之七夕，多少对年青男女算着仿日要订情呀！

可是，草原上却有一们青年挥剑从耀不已的结束着，四十五成就见方内已经没有一根完好的绿草。

他已经汗透衣衫及冒上额头，可是，他仍然挥剑闪身不已，四周之绿草逃难似的纷纷飞去。

天色渐黑，他吁口气，方始止剑取巾拭汗。

候德一声脆喝道：“好一套逐电剑法。”

青年变目一凝，立即瞧去。

那声音脆又甜，分明出马仔值此天黑，那位马仔敢在辽阔的草原出现，青年当然首先注意啦！

其次，青年不但不知道才在看他练剑，而且也被马仔瞧出剑招来厉，他当然更加的注意及紧张啦！

不久，一位头戴白圆帽，身披白披风之女子由远处慢慢行来，她的帽沿垂着雨重白纱，而遮住好的脸部。

不过，随着阵阵香风飘来，加上好的慢步姿，分明好是位自信心极强，胆实不逊需眉的江湖女子。

不久，好停在青年身前丈余处，她一瞄右侧大石上之剑痕，立听她脆声道：“你仍然记不了海棠？”

“你是谁？”

“水！仙！”

圆帽一掀，一张绝丽脸孔已经出现。

不错，她正是水家堡之水仙，亦是“武林太妹”的水仙，她妩媚一笑，顺手一挥圆帽便飞落在那块大石上。

白纱立即盖住字遗迹及剑痕。

水仙之媚笑，顿时热力四射，更加扣人心弦。青年却皱眉望向别处道：“有何指教。”

水仙付道：“童辉煌，你别摆‘酷哥’的模样，和水柔柔今生今世如果得不到你，我就枉走人生这一趟啦！”

水仙立即格格笑道：“古人有云：‘不厌怒，不二过’公子何

必因为海棠移情别恋而排拒所有的女人呢？”

青年沉声道：“不准提她。”

“格格！面封现实吧！海棠目前一定依偎在徐慕仁的怀中，你却在荒野练剑，你是不是要宰掉她们呀？”

“不错，我一定要宰掉这封狗男女。”

“单凭你，行吗？”

“皇天不负苦心人，我一定可以成功。”

“除非你有对手，否则，你永远破不了他们联手的‘龙翔凤舞’。”

“天下并无一成不变事。”

“我自承抵挡不了龙翔凤舞，你若能打败我，你才发狠吧！”

“刷！”一声，她已经披风甩落有圆帽上。



立见一套白色劲装裹着一具分枝美的胴壶，她该凸则凸，该凹则凹，草原顿时添增不少的奉光。

只风她探肩拔剑，立即的确出三从此剑花及斜举天祭”

青年皱眉道：“咱们没有动手的必要。”

水仙妩眉一笑，问道：“怕啦？”



蝶衣变

青年冷冷一哼便转身欲走。

水仙喝句：“看剑！”立即攻来。

剑风凛疾，青年急忙向右闪去。

水仙一逼近，立即又珈刺三剑。

青年被逼得只好还手。

水仙立即加劲猛攻。青年振剑疾攻六招，立即磕飞水仙手中之宝剑。

他冷哼一声，便转身行去，

俟听“刷！”一声，一位陌生白衣人已经落在青年前方十丈处，他徐徐举剑，全身便散发着一股煞气。

青年更加承受到压力，他立即提劲道：“尊驾何人？”

立听苍以声音道：“休套交情，出招吧！”

青年一提气立即后步行去。

不久，青年滑步技能剑，立即攻去。

白及人旋身探剑，立即格开青年之剑。

青年顺势疾刺，后取白衣人之右肩。

白及人斜里一剑，便削偏青年之剑，只见衣人顺势疾挑，剑尖已经逼近青年的印堂了。

青年神色一变，立即仰头欲闪。

白衣人一横剑身，剑页便拍上青年的右肩胛。

“叭！”一声，青年右半身一麻，加上原本爷头闪身，居然向

右摔去，白人一旋剑，迅速以剑身刺过青年的右腋及托起他。

青年为之冷汗溢出。

白衣人不屑一哼，便抽剑滑出一丈馀还。

青年又羞又气，不由怔住！

白衣人沉哼道：“你沿有二次机会，上！”“你究竟……”

“少废话，上！”

青年一咬牙，立即又振剑攻来。

白衣人格开青年之剑，不屑的道：“似这种力道及速度也敢妄想逐电，你们这批小背太无知啦！”

青年脸儿一红，门志更旺的抢攻着。

白衣人边拆招边道：“哼！这式‘流波幻星’根本就使偏啦！”“叭！”一声，青年的右肩胛立即又被剑页敲了一下。

青年踉跄退道：“铭谢指點。”

白衣人冷峻道：“海飞愿会授出你这种庸才。”

“我……我……”

哼！瞧清楚啦！

立见白衣人飘出右侧三丈远，立即挥剑闪身。

同样的“逐电剑招”在白衣人手下施展出来，威力至少增加一倍，青年当场瞧得神色变化不已。

他深深体会：“海飞居然如此厌我，该死！”

白衣人施展完毕之后，冷峻的道：“你想不想雪耻泄恨？”

“想，请师伯指点。”

“师伯？吾才没有海飞那种师弟，你尚忍海师吗？”

青年立即低头不语。

“说呀！你若是男子汉，你说呀！”

“在下不忍心海飞。”

“很好，三年之内，吾可以让你娃耻汇恨，相信吗？”

“相信，在下一定终生不敢忘恩。”

“不必，吾要你娶吾女柔柔。”

“这……”

“吾女配不上你吗？”

“不是，在下配不上令媛。”

“你尚对海棠死心吗？”

“不是！”

“你因为海棠便不娶？”

“在下……在下……”

“糊涂，天涯何处无芳草，柔柔美若天仙，个性爽朗，吾又肯授技，你还在犹豫什么？快答应。”

青年暗暗咬牙，立即下跪道：“叩见岳父！”

说着，他已经叩了三个响头。

“嘿嘿！很好，就地合过吧！”

“啊！太……太草率啦！”

白衣人脸色一沉，道：“需要海飞、海棠及徐慕内来庆祝吗？”

青年神色一变，立即应是。

白衣人嘿嘿一笑，便飘向远处。水仙迫不及待的立即更衣解带。

青年起身一瞧，不由皱眉。



不久，他牙低头更衣。

草原便飘荡着迷人的交响曲。

欢乐时光迅速消逝，半个进辰之后，两人已经汗流夹背，不过，他们仍然舍生忘死的狂欢着。

因为，男欢女爱呀！

筷凶衣裤稍稍一动，接着便是一阵拌动，立见一条毛毛虫由扁盒爬出，再迅速的同裤缝爬出。

这条毛毛虫约有二寸余长及筷身状，不过，它那嘴儿却不小哩！此时，它正张嘴及迅速张望着。

别看它是一条小虫，它却聪明的沿着二人的腿旁爬支，然后再迅速的爬到水仙的下部附近。

这男女正在欲仙欲死，根本不知来了不速之客呀！

蝶衣变

毛毛虫爬到水的胯前，便张嘴不动。

青年更舒爽的亦接吻着。

不久，毛毛虫“酒足饭饱”的爬出来，只见它的身子胀大一倍，所以，它胖嘟嘟的，缓慢的向前爬着。

地鼠迅速爬来，立即咬住它及迅速入口嚼着。

地鼠略一张望，便钻入地下。

不久，青年喘呼呼的松口。

水仙认为毛毛虫已经爬回盒内，她便愉快的张开四肢。

却见那条地鼠爬出来，便全身发拌的爬向远处。

原来，这条毛毛虫乃是一种“火虫”，它最喜吸收男女的秽物，它早在三年前便被水仙之父所饲养。

水仙之父平日以十五种灵乐饲养它，每月再让它吸收水仙及男人交合的秽物，这是一种魔教“移玉大法”。

它的部位加上灵乐可以吸收男女阴阳燃物的精华，所以，它在三年期间，便已经长到三寸七分长。

水仙之父算它今夜吸收男女阴阳秽物的精华，所以，它在三年期间便已经长到二寸七分长。

水仙之父算它今夜吸收含有青年纯阳之秽物后，甚有可能长到他所个盼的三寸目哩！

届时，他便可以将它和乐炼丹助长他的功力呀！那知，人算不如天算，居然会被这条野地鼠吃掉它。

可是，这条地鼠吃下它这后，便肚疼不已，如今，它实在疼得受感激了所以，它才会爬出来。

它爬出三里余远，便钻入土内。

它钻入土内十余太深之后，立即咬住一株野草。

这株野草原本是地鼠的芳邻，它已有五百余年，如今已成人形，想不到会被它的邻房伤害。

地鼠咬住野草，便一直吸吮着草汁参草汁入腹之后它的疼痛稍止，它立即吸吮不已。

终于，野草只剩下一层皮啦！

地鼠的腹部却突然胀疼不已。

地内空气甚少，它便又向上爬。

不久，它已爬出地面之草丛内，此时，毛毛虫的精华正在和参汁混合，所以，地鼠疼得在草丛中打滚不已。

没多久，一位少年由远处奔来，他姓麻，单名帆，他乃是青年自中原路旁捡来之谭婴，如今，他要来通知青年用膳。

麻帆表奔不远便听见奇议的声音，他立即张望着。

不久，他已瞧见青年和一名女人光屁股的‘打架’，他一见青年在上面，那女子啊啊叫，他不由笑了！

他便放心的回去啦！



蝶衣变

因为，他及佩服他的主人，如今一见主人打胜，他当然乐啦！他前行不久，便听见沙沙声音，他便好厅瞧去。

他一见草枝摇倒不已，便好奇的前去。

他一见草枝摇倒不已，便好厅的前支。

不久，他已瞧见一条地鼠在滚来滚去，他不由付道：“妈的！这畜生居然如此顽皮，我非修理它不可。”

他立即缓步上前。

不久，他已按住鼠尾及鼠嘴。

地鼠疼痛稍减，却人捉住，它不由挣扎着。它这一挣扎，内之物立加速混合，参香一飘出，麻帆不由暗道：“哇操！真香，我何不找来吃呢？”

他立即欣然奔去。

不久，他已经奔入一排木屋，他一见桌上的饭菜，肚子更饿，可是，主人没吃，他怎么可以吃呢？”

于是，他入厨房，立即将地鼠放入锅中。

他他倒入一些水，便引燃灶火准备以热水冲掉鼠毛，然后，再好好的炒“三杯鼠”或炖制“大补鼠”。

寻知，锅内之水稍热，地鼠的肚子爆开，麻帆虽然听见一声大叫，他以为是地鼠在挣扎，他不以为意的扇燃灶火。

不久，地鼠已经化入热水中啦！

麻帆一直等到热气自锅盖飘出，他方始掀盖。

哇操！好香喔！

可是，地鼠呢？

麻帆取杓挑找良久，仍然不见地鼠，他耐不住香味，立即杓出一大口，再津津有味的啜饮着。

他喝三瓢之后，顿觉全身发烫，满口甘甜，于是，他取来毛巾边喝边拭汗迷叫过瘾哩！

不知不觉之中，他已喝了阉锅汤，他道句过瘾，立即盖妥锅盖，再到门前张望着远处哩！

“妈的！那个查某这么能打呀！主人居然尚未打完哩！”

他一见一身衣衫已湿，立即入内取衣到水井旁净身。

这口水井是青年自行觅寻水田及打掘而成，水味甘甜，洗起来更是舒爽，麻帆不由起越洗越乐。

他洗净身子及衣衫之后，便又到门前张望着。

不久，他嘀咕的又去喝寻锅地鼠汤。

此时的青年又愉快的献过宝，水仙亦舒畅的搂着他，两人便躺在草原上哥呀呀情话绵绵着

麻帆终于喝完那锅汤，他吁口气，立即端锅到井旁洗妥，然后到门前张望及等候着。

不久，他忖道：“莫非主人被打败啦！”他想了一下，立即着木剑奔去。

他这一奔，居然又快又轻爽，他不知原因的继续奔着。

不久，他已奔现场，立听青年道：“小帆，是你吗？”

“是的！主人……”

“回去吧！”

“可时，主人尚未用膳呀？”

“回去！”

“是！”

麻帆边走边暗暗嘀咕道：“算我鸡婆。”

他返家之后，不爽的上榻就睡。

此时的水仙已和青年分别着装，好拿起褰裤，一见扁盒尚在，她在大爽之下，不加思索的将盒放入肚兜袋内。



不久，她已整装完毕。

她一见青年望着地面，她不由忖道：“他一定在看我有否落红？”

她立即道：“煌哥，走吧！”

“好！一块儿用膳吧？”

“算啦！咱们连夜离开草原吧？”

“我尚得回去吩咐小帆呀！”

“不必啦！他可以照顾自己啦！”

“这……我须料理私物，到少得取衣衫呀！”

“入城再见吧！走！”于是，她已收前取剑及披风、贺帽。

青年只好仗剑跟去。

二人聊袂掠前十余里，便见一匹白马欢嘶驰来。

水仙笑道：“它叫小仙，喜欢吗？”

“挺神骏的，汗血马吗？”

“正是！”

白马一驰近，立即刹蹄止身。水仙轻抚马首三下，立即上马。

青年一上马立即和她保持一段跳高。

“煌哥，抱紧啦！”

青年只好搂着细腰。

她将他的右掌拉到自己的右乳道：“小仙，走！”

白马立即疾驰而去。

白马吃不消的更缓慢前进着。

水仙乐得自行解衫扭挺不已。

青年便来回吻着那两个豆乳。

狂欢之中，扁盒已经落下，她却毫不知情。

又过了半个时辰，两人才盎兴的安静下来。

不久，她在整衫之际，乍发现扁盒不见，她不由啊了一声，青年急忙问道：“柔柔，怎么啦？”